

誠齋集

二八

蘇子卿
集

PDG

誠齋集卷第一百十七

廬陵楊

万里

廷秀

傳

蔣彥回傳

豆廬子柔傳

豆腐

敬侏儒傳

短燈檠

劉國禮傳

節行

李台州傳

孝義

共計五傳

蔣彥回傳

蔣彥回名漳零陵人也居郡之南郭少辭家入學

太學

既無過於有司則歎曰士必富貴而後得志耶棄而歸市書數千卷閣以藏焉築園植花木葺亭榭以讀書於其間未幾園產玉芝遂以名焉山谷黃先生貶宜州過而賦之是時黨禁密甚士大夫有顧望心先是郡守丁注有玉芝園詩山谷之詩蓋

次其韻也丁見之懼易其本韻二三以異焉教授
侯思孺者一日突入郡士某之家命剗其壁山谷
留題者將以告于朝主人亟剗之乃已惟彥回
日從山谷游藏去其詩文字畫二百餘紙山谷亦
樂為彥回作也實崇寧三年三月也明年九月山
谷病革彥回聞之往見焉至則山谷大喜握手曰
吾身後事非彥回則誰付乃盡出所著書示曰惟
公所欲取之彥回竟不私片紙山谷既卒彥回買
棺以斂而以錢二十萬具舟送之歸雙井云道鄉
鄒先生謫居永彥回復從之游驩甚未幾道鄉復

有昭州之命留其夫人與其子僦民屋於太平寺
後以居乃行彥回實經紀其家同其患難而周其
乏困道鄉率月致二書以謝蓋深德之其後北歸
臨別之詩可見矣嗟乎士窮乃見節義此韓退之
為久故之交而言也若彥回之於二先生秦越也
非有平生之素而能慕鄉二先生之風既賢也已
况二先生當蛟蛇熊豹狴狴搖牙之鋒賓客落而
朋友缺淹汨阨塞於荒遠寂寞之地望風而憎無
仇而擠者滔滔也而彥回至於死生之際而不變
此古之仁且賢者族且親者恩且舊者猶或難焉

疾而能之可不謂賢矣哉予來丞邑訪其所謂玉
芝園者但見荒煙野草而已問其子則觀言者在
老矣顧其家貧甚觀言居之澹如也其猶有彥回
之風歟問彥回之遺事所言云爾其人顓朴而無
純緣其言可信也且出道鄉之翰墨七輩讀之使
人三歎恨不出乎其時又曰山谷義丈夫也今盡
者莫之肖觀言年十五在旁見其喜為人作字及
留題吾鄉人士目持縑素以往几上如積忽得意
一掃千字一日訪陶豫豫置酒且令人汛除其堂
之壁先生曰何為者豫離立而請曰敢乞一字為

寵光先生曰諾酒半酣起索筆大書下語驚坐今
士矣且忘其詞又曰道鄉對人寡言終日拱手不
下帶其莊敬如此又曰先君子有文集若干卷頃
大盜孔彥舟屠城寸紙不遺餘矣予太息而為之
傳

豆盧子柔傳

豆盧子柔者名鮒子柔其字也世居外黃祖仲叔
秦末大旱兵起仲叔從楚懷王為治粟都尉楚師
不饑仲叔之功父却自少已俎豆於漢廷諸公間
武帝時西域浮圖達磨者來鮒聞之徃師事焉達

磨曰子能澡神慮脫膚學以從我手鮒退而三沐
易衣刮露牙角剖折誠心而後再見達磨達磨欲
試其所蘊之新故於是與之周旋議論千變萬轉
而鮒純素自將寫之不滯承之有統凝而謹焉粹
然玉如也達磨大悅曰吾師所謂醍醐酥酪子近
之矣因薦之上曰臣竊見外黃布衣豆盧鮒潔白
粹美澹然於世味有古大羹玄酒之風陛下盍嘗
試之詩不云乎不素食兮鮒有焉上方急邊功曰
焉用腐儒元鼎中鮒上書請以白衣從煮棗侯博
望侯出塞上戲鮒曰卿從煮耶將博耶鮒曰臣雖

不足以充近侍執事然熟游於煑博二子間未嘗
焚煎阿匱願得出入將部片言條白未必語言無
味也上曰前言戲之耳然卿白面書生諸將豈肯
置卿齒牙間哉遂拜太官令時上篤信祠祀詔鮒
與名儒公羊高魚豢同主寶雞之祠鮒推不喜羊
魚二子曰二子肉食者鄙殆將汗我不得已同盤
而食深耻之頃之上祠甘泉齋居竹宮屏葷酒獨
召鮒鮒奏曰臣廉才不足以辱金口之嘉納臣友
人汝南牛氏子穀音如闕穀柔而美願舉以自代
上曰牛氏子美則美矣而其言孔耳朕不嗜也是

夕鮒有所獻上納之意甚開爽夜半上思鮒所獻
覺肝脾間嚴冷召鮒問曰卿所言嘗多與姜子牙
輩熟議耶鮒曰臣適呼子牙未至卿幾誤朕腹心
乃罷鮒召鮒子二人夜拜其長為溫衛侯次為平
衛侯自是絕不召鮒鮒深自悲酸發於詞氣而公
羊高等得志惡鮒異已因說於上曰豆盧鮒所謂
人焉瘦哉者也鮒遂抱甕隱于滁山莫知其所終
太史公曰豆盧氏在漢未顯也至後魏始有聞而
唐之名士有曰欽望者豈其苗裔耶鮒以白衣遭
遇武皇帝亦奇矣然因浮圖以進君子不齒也

敬侏儒傳

敬侏儒者名子木字承登以字行徂徠人也祖伯松長身碧髯膚甲如龍時人許其有棟梁之用伯松不樂也邈於徂徠山樵郡人有採藥至山者見伯松悅之久之樵郡人謂伯松曰聞君長子元明者未娶吾有鄰女善夜績者願為執柯可乎伯松拒之不得免焉未幾伯松得軟脚疾中風卒子元明竟隨樵郡人云次子叔材即承登之父也叔材因從公輸子奉使僬僥國樂而家焉娶胡婦生承登長二尺叔材怒曰吾兒亦僬僥耶其妻笑曰所

謂甥多似舅後携承登歸徂徠市時漢元光二年
里人見承登莫不大笑承登曰吾雖身短而心甚
長因登憤力學終夜不寢雖鑿壁囊螢之勤不過
也數年大明經籍言之炯然如明星焉武帝方求
賢良徂徠推上承登上暮召見其侏儒心輕之乃
親策于庭問三登太平之治何脩臻此承登對其
略曰臣之學所謂一登明滅者何足以奉大對雖
然螢爝尚足裨日月帝點竄而異焉因興語問漢
家大德終始承登奏曰臣本木強然嘗聞火在木
上云云上喜不覺夜半前席遂登科累遷登州太

守辭公孫丞相丞相夜見之東閣承登故人茅大
心麻子游陶缸皆在坐承登遂頂戴三子而白丞
相曰鄙人淺短主上以侏儒倡優畜之誤蒙相君
燭其寸長然鄙人之學所謂借明於三子者丞相
遂留四人於東閣後一夕丞相召問攘匈奴之策
承登獻三足記曰足兵足食足士丞相大悅因朝
承登曰吾聞日烏三足君亦三足耶上因興祠祀
外事四夷國家多事丞相終日在中書治事不暇
與承登游夜歸讀春秋府吏散獨留四人者同一
書几承登尤愛幸丞相每曰微承登則茅氏麻氏

陶氏三子者能未墜於地乎三子亦曰唯唯後丞
相稍倦於學而將作大匠者嫉承登之寵因諷丞
相曰昨見東方生言於上云公孫某暗於知人而
以敬侏儒為上客臣朔饑欲死侏儒飽欲死丞相
其戒之丞相默然將作大匠因薦承登同姓敬子
長丞相自是親子長而稍踈承登矣子長身八尺
蠟言甚佞又善照知丞相娛樂之意而曲從之且
有內援丞相久不見承登一夕因與子長在後堂
為長夜之飲偶念承登寂寥召之既至承登精彩
昏慘面目垢汙又冠一小圓帽狀如仰杯丞相侍

姬皆掩口笑不已承登因發怒罵丞相曰人言齊人多詐果然以今夕之荒淫知前日時秋雨霽相親而卷舒簡編者皆偽也丞相大怒命老卒曳出牆角太史公曰公孫丞相開東閣以延賢俊天下之士輻湊而敬承登為上客每至則一坐皆起可謂能不以貌取人矣卒以子長而踈棄之相業之不終有以也夫雖然承登之賢難於遇而子長之侮易於合不惟易於合也合則不可去也所從來古矣士君子之學而仕未始不與承登遊者然吾見其初而已至一惑於子長則徃而不返者萬水

一波也亦何以議公孫為哉

劉國禮傳

余故人劉琬字國禮武臣也始余為永州零陵丞
國禮監戶部贍軍酒庫居相近情相好也及余在
朝列國禮調臨安府壕寨官居閑無以自食家于
湖州新市一月來謁予求薦於當塗士大夫予無
以塞也獨念湖州太守薛士龍名季宣者與余原
因以書薦之謂國禮之才於劇繁無所不可為薛
信焉任焉遂知焉薛侯既死國禮無所於歸久之
臨安官期既至國禮之官適與余並舍每言及薛

侯國禮未嘗不泣也夫世之相與利焉而已矣曰
義焉者非性焉則劫國禮武夫未嘗學也其劫歟
貌可劫泣不可劫也其性歟吾不知之矣並居一
年余以守臨漳而去焉國禮留也余行國禮追送
余於龍山白塔寺載酒勞余下及僮僕當世之賢
人君子與余為道義之交者何數也彼曷曰利之
云乎至是前目所謂道義之交者漠然矣而國禮
獨如此何也及其別國禮又泣謂其泣偏乎施之
余則可施之薛侯亦偏乎哉後三年余守常州與
國禮所居新市不遠欲問其消息未能也余子壽